

戀愛中的女人

D.H.  
勞倫斯著

WOMEN IN LOVE

WOMEN IN LOVE

# 恋爱中的女人

XUE MINGZUO YICONG

D·H·Lawrence  
WOMEN IN LOVE

---

根据英国Penguin Books Ltd, 1972年版译出

**恋爱中的女人**

[英] D·H·劳伦斯 著

李建 陈龙根 李平 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1印张 2插页 450 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7-5354-0067-1/I·62

统一书号: 10107·613 定价: 4.00元

印数: 1-60 000

## 恋爱上的波折 探索中的妇女

——代译序

对于英国现代主义小说最杰出的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来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无异于一种罪恶。他的作品力图表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如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自然和谐的关系,机械文明又如何摧残了人的自然本性。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心理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结合,恰恰构成了劳伦斯创作最根本的特色;这一特色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创作鼎盛时期的《虹》(The Rainbow, 1915)和《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 1920)这两部姐妹篇小说中。

《恋爱中的女人》代表了劳伦斯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小说通过布兰文一家的生活经历追述英国从传统的乡村社会到工业化社会的历史进程,揭示了19世纪后半期深刻而巨大的社会变化;另一方面,《恋爱中的女人》又以英国小说中没有先例的热情与深度探索有关恋爱的心理问题。

1920年出版的《恋爱中的女人》围绕两件爱情纠葛而

展开，女主角厄秀拉和她的妹妹古德伦，两人同在一所学校当教师。厄秀拉爱上了学校督察员鲁珀特·伯金，古德伦则对年轻英俊的煤矿主杰拉尔德·克立克一见倾心。这两对恋人经历了不少观念上的争执与感情上的冲突，最后走向不同的结局。在四人同去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冬游滑雪前后，厄秀拉与鲁珀特决定结婚，古德伦和杰拉尔德则陷于破裂。杰拉尔德在激愤中企图杀死古德伦未成，遂在风雪迷漫之中如痴如癫地走向阿尔卑斯山深谷，最后冻成“一团冰冷沉默的东西”。

《恋爱中的女人》通过这两对男女的离合，对在荒芜冷漠的工业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这种探求与思考首先突出反映在青年知识分子鲁珀特身上，鲁珀特实际上是劳伦斯思想的代言人。他冷视人生，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情绪，直言不讳地指出“民主是十足的谎言”，“人类的兄弟友爱也是纯粹的虚伪”，连“人类与人道也是个弥天大谎”。他在与厄秀拉的谈话中甚至希望人类毁于一旦，以便“从地球上清除肮脏的众生”，这样才可能有“新的开端”。这些当然都是一个不满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激之词，但从中也可看到他的失望之烈和绝望之深。在两性恋爱与婚姻问题上，他反对传统观念，指责“旧式的爱情好象是一把可怕的枷锁，一种强迫”；他反对让婚姻沦为一种占有的形式，希望男女双方既结成共同关系又保持完全独立。鲁珀特和厄秀拉的关系虽然似乎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局，但他们并未找到建立人与人之间完美关系的真正途径。他们还在探索的道路上边走边看；所不同的是，原来是两人各奔东西的寻觅，现在变成了携手并进的探求。他们的前程，那阳

光泯没中的意大利翠谷沃野，象五彩缤纷的虹霓一样飘忽不定，不可企及。

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塑造了一个他以前作品中所没有的人物，即工业巨子杰拉尔德·克立克。这位年轻的煤矿主集纨绔子弟的骄奢淫逸和实业家的精明冷酷于一身，是现代机械文明的化身，是主宰英国工业化社会的灵魂。他虽然精神空虚却野心勃勃，虽然道德沦丧却精力充沛。在他看来，“基督教关于爱和自我牺牲的全部教义都是破烂”。他懂得，“地位和权力才是世界上有用的东西”。他在企业管理中革除任何带人性和慈善的因素，强制推行“非人的机械原则”，使“矿工沦为机械的附庸”。在这个资本使人异化的过程中，杰拉尔德变成了一个精神空虚、感情枯竭的人。一种莫名的恐惧会时时袭上他的心头，使他半夜惊起，顾影自怜。到后来，“只有三样东西能使他兴奋起来：毒品的麻醉、鲁珀特的安抚和女人的陶醉”。古德伦痛恨杰拉尔德，痛恨他所代表的“机械文明象死一般的单调和空虚”，最后跟随一个德国雕塑家去从艺术中寻求生活。

《恋爱中的女人》通过一对探索中的妇女在恋爱上的波折，提出了本世纪初英国社会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它们所包含的社会、历史、道德与精神方面的丰富内容使这部小说成为劳伦斯创作的最高成就和英国现代主义小说中的经典作品之一。但是，小说并没有，也不可能为摆脱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精神困境找到明确的方向和出路。从劳伦斯的整个创作来说，他的作品暴露意义和认识价值在于，作者对冷酷无情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刻批判；他的创作的根本缺陷在于，他试图在资本主义的秩序中寻求和谐完美的人际关系，

并通过所谓人的自然本性的彻底解放来克服资本主义弊病。劳伦斯的作品就是这样一种积极因素和消极成份难分难解的混合物。

上海外国语学院几位青年教师翻译的这部小说，对于研究英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参考价值，对了解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和精神问题也有认识价值。我们相信，介绍《恋爱中的女人》的努力会得到认真的对待，从而使这部小说的翻译出版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

**侯维瑞**

1986年12月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 目 录

代译序	1
第一章 姐妹俩	1
第二章 肖特兰茨	23
第三章 教室	39
第四章 跳水者	53
第五章 火车上	63
第六章 薄荷甜酒	76
第七章 图 腾	97
第八章 布雷多尔比	104
第九章 煤 尘	142
第十章 速写本	154
第十一章 小 岛	160
第十二章 地 毯	175
第十三章 米 诺	189
第十四章 水上盛会	205
第十五章 周末夜晚	258
第十六章 男人之间	270
第十七章 工业巨子	288
第十八章 兔 子	319
第十九章 月色朦胧	334



第二十章	角斗	366
第二十一章	开端	382
第二十二章	女人之间	404
第二十三章	郊游	418
第二十四章	死与爱	446
第二十五章	成亲与否	486
第二十六章	一把椅子	491
第二十七章	分门立户	506
第二十八章	庞帕杜酒吧	529
第二十九章	欧洲大陆	538
第三十章	雪葬	612
第三十一章	尾声	657

## 第一章 姐妹俩

一天早晨，布兰文姐妹厄秀拉和古德伦，坐在贝尔多佛镇她们父亲住房的窗沿上，一边干活一边闲聊。厄秀拉正缝缀一块色泽鲜艳的绣制品，古德伦则在膝头捧住一块木板作画。大部分时间她们沉默不语，只是在心中掠过某种想法时才交谈上几句。

“厄秀拉，”古德伦开腔道，“你真的不想结婚吗？”

厄秀拉把刺绣搁在膝盖上，抬起头来。她面色平静，十分宽容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这得看你指什么了。”

古德伦微微吃了一惊，对姐姐凝眸注视了片刻。

“嗨，结婚一般只指一件事！”她的话不无讥讽之意，“然而不管怎么讲，你不认为自己将处于一个……”她的脸色微微阴沉下来，“比现在更为有利的位置上吗？”

厄秀拉的脸上掠过一层阴影。

“也许我会这样认为，”她说，“但是我不能肯定。”

古德伦又沉默了片刻。她有些恼怒，因为她想对这个问题有个明确的看法。

“你认为一个人不需要结婚的经历吗？”她问。

“你认为结婚必须成为一种经历吗？”厄秀拉反诘道。

“这是必然的，不是这种方式的经历就是另一种方式的

经历。”古德伦冷言以对，“也许并不需要，但是必定会成为一种某种形式的经历。”

“并非完全如此。”厄秀拉说，“更有可能成为经历的终结。”

古德伦凝坐着，悉心倾听。

“当然啦，是要考虑到这一点。”她讲。谈话就此结束。古德伦几乎是怒气冲冲地抓起橡皮，开始擦去图画的一角。厄秀拉全神贯注地缝着。

“你连条件不错的都不考虑吗？”古德伦又问。

“我想我已经回拒掉好几个了。”厄秀拉说。

“真的！”古德伦涨红了脸，“可是没有值得考虑的地方吗？你真的回拒了吗？”

“有个一年1000英镑进项的，而且为人相当正派。我非常喜欢他。”厄秀拉答道。

“真的！那么你就没有被吸引住吗？”

“从理论上讲是这样，可实际却并非如此。”厄秀拉说，“到了紧要关头，一个人感到的就不只是吸引——啊，当时我要是被吸引住，我会立刻结婚的。可我只是被不结婚给吸引住了。”姐妹俩的脸上都突然流露出笑意。

“真叫人大吃一惊。”古德伦叫起来，“不结婚，这种吸引力可真强呵！”两姐妹相对而视，一起哈哈大笑，可是在心底里，却都惊恐不已。

厄秀拉继续刺绣，古德伦继续速写，两人沉默了许久。两姐妹都已成年：厄秀拉芳龄27，古德伦25。两人貌似处子，都有一副摩登女郎的冷漠态度，看上去更似狩猎女神而不象青春女神。古德伦长得非常美丽，温顺可人，柔肤弱

肢。她穿一件深蓝色丝外衣，领口袖口有一道道蓝色和绿色的亚麻褶裥饰边，脚蹬一双宝石绿的长统袜。她那自信和羞怯交揉的表情与厄秀拉那微妙的切望表情形成对照。当地人被古德伦这种十足的镇定自若和毫不掩饰的孤傲态度给震慑住了，对她的评语是：“她是个时髦女人。”她在伦敦一所美术学校读了几年书，并在绘画室里度过了几个春秋。

“我在盼望来一个男子。”古德伦说着忽然用牙咬住下唇，做出一副鬼脸，半似偷笑，半似苦恼。厄秀拉感到害怕。

“所以你就回家来，希望在此找到他么？”她笑道。

“哎哟，亲爱的。”古德伦尖叫起来，“我才不会特意去找他呢。不过要是恰巧来了个十分迷人而又收入可观的，那么——”她颇含讥讽地收住话头，仔细观察着厄秀拉的表情，仿佛要对她探个究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对一切都厌烦了？”她问姐姐，“你是不是感到所有的事都不能实现？没有一件事会实现！每件事都在含苞未放时就枯萎了。”

“什么事含苞未放就枯萎了？”厄秀拉问道。

“啊，样样事情——一个人的自身——普遍的事情。”姐妹俩沉默了片刻，朦朦胧胧地思索着各自的命运。

“这种情况的确令人害怕。”厄秀拉说了一句，随后又沉默了一会儿，“那么你是不是仅仅希望靠结婚来逃脱呢？”

“看来这一步势在必行。”古德伦答道。厄秀拉细细回想着这句话，心头不由泛起几分苦涩。她本人同几年前一样，仍在威利青枝普通中学当一名班主任。

“我知道。从理论上考虑好象是这样。”她讲，“然而

要是真正想象一下呢？想象一下你所认识的任何一个男人，想象他每天晚上回到家，说声‘你好！’然后给你一个吻……”

屋里一片沉寂。

“是啊，简直不可想象。一想到那个男人就觉得不可能。”古德伦轻声细语。

“自然还有孩子了……”厄秀拉犹犹豫豫地说道。

古德伦绷紧了脸。

“你真的想要孩子吗，厄秀拉？”她冷冷问道。厄秀拉的脸上浮起一层迷茫、困惑的表情。

“就是觉得力不从心。”她说。

“你觉得想要吗？”古德伦追问了一句，“我可丝毫没有生孩子的念头。”

古德伦不露声色，毫无表情地望着姐姐。厄秀拉双眉紧蹙。

“或许这种想法并非由衷之意。”她支吾其辞，“或许一个人在灵魂深处并不真正需要孩子，——只不过表面上需要而已。”古德伦的脸色阴沉下来，她并不想将这个问题搞得一清二楚。

“想到别人有孩子的时候……”厄秀拉讲。

古德伦再次望望姐姐，目光中几乎充满了敌意。

“的确如此。”她说，从而结束了这段对话。

姐妹俩默默无声地干着活。厄秀拉总是流露出一种奇异的欢快表情，这种欢快是发自心底的一股激情，一股既紧密相接又相互抵触的激情。她基本靠自己的力量独自生活，日复一日地工作，总是想拚命把握住生活，按自己的判断去控制

生活。她的现实生活静止不变，然而在这静止不变的生活之下，在隐秘的心灵深处，某种东西欲突破而出。她要是能突破这层紧裹着的外壳该多好啊！她犹如一个孕育在子宫中的胎儿，似乎拚命要伸出双手。可是她亦不到，目前还办不到。然而她有一种奇异的预感，感到有件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

她放下手中的活计，看着妹妹，觉得古德伦实在是妩媚可爱。在她的婀娜之中，在她纤巧、细腻的肌理和优雅的线条之中，处处透出无限的娇媚。当然，她也有顽皮之处，诸如言谈尖刻辛辣，喜欢讥讽嘲弄，态度冷若冰霜，以及神情无动于衷等等。厄秀拉真心实意地羡慕她。

“你为什么回家来呢，‘美人’？”她问。

古德伦知道姐姐在羡慕自己。她从画面上挺直了身子，透过细细弯曲的眼睫毛望着厄秀拉。

“我为什么回家来，厄秀拉？”她重复了一遍，“这个问题我也扪心自问过上千遍了。”

“你不知道为什么吗？”

“不，我想我是知道的。我回来仅仅是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退一步为了进两步）。”

她用无所不知的目光久久地、缓缓地打量着厄秀拉。

“我理解！”厄秀拉叫道，然而脸上却微呈迷惑之色和虚假之意，仿佛她并不理解，“可是能进到何方呢？”

“啊，那没关系。”古德伦的口气略微有些超脱，“只要越过边界，就肯定会落到某个地方的。”

“可是那样不是非常危险吗？”厄秀拉问。

古德伦的脸上慢慢浮起讥嘲的笑意。

“哈！”她笑道，“这都是空口说白话！”这样，她又结束了谈话。但是厄秀拉仍在深思。

“你觉得家里怎么样，现在你回来了？”她问。

古德伦在回答之前冷静地沉默了几分钟，随后用冷静坦率的语气说：

“我觉得自己完全是外人。”

“那么父亲呢？”

古德伦几乎用怨恨的目光望着厄秀拉，好象被迫入绝境。

“我还没有想到他。我一直不去想他。”她冷冷地答道。

“是啊。”厄秀拉的话音颤抖。这回，谈话真的结束了。姐妹俩发现相互间隔开一段距离，隔着一条可怕的鸿沟，仿佛她们在隔岸对望。

她俩默不出声地继续干了一会儿。古德伦的双颊由于克制感情而涨得通红，因为她很气愤，气愤这旧时的感情被重新唤醒。

最后，她用一种非常漫不经心的语调问道：“我们出去看看那场婚礼怎么样？”

“好啊！”厄秀拉叫起来。她的回答显得过于热忱了。她把绣制品撇到边上一跃而起，似乎要逃避什么。这一举动暴露了两人间的紧张气氛，惹得古德伦心里很不痛快。

厄秀拉走上楼梯时才意识到这所房子，意识到自己身边这个家的存在。她憎恶这个家，憎恶这块肮脏的、闭眼都能摸到的地方！她担心自己在感情深处讨厌这个家，讨厌这个环境，讨厌这种陈腐生活的整个生活气氛和生活条件。她的

这种感情使她感到害怕。

不久，两个姑娘沿着贝尔多佛镇的主街，一条宽阔的大道捷步走去。街的一半是商店，一半是居民住宅；房子的造形乱七八糟，外观肮里肮脏、破破烂烂。面对这个乱七八糟、丑陋不堪的米德兰小煤镇，刚从切尔西和萨赛克斯生活回来的古德伦不由得畏缩起来。不过她仍然继续往前走，穿过了整个肮脏下贱之地，穿过了错综不整的砂砾长街。一路上她频频遭人注视，简直是活受罪。真奇怪，她居然会选择回家，来亲身体味这种混乱贫窶的丑容。这些丑陋的区区小人是那样令人难以忍受，乡村的景色又变得如此破烂不堪。她为什么要让自己来忍受这些？她还想让自己忍受吗？她感到自己象一只在尘埃中艰苦跋涉的甲壳虫，心里腻味透了。

她们离开主街，穿过一片黑乎乎的公用菜园，菜园里还剩一株株被煤烟熏黑的甘蓝残根，不知羞耻地挺立着。对此谁也不觉得害羞。没有一个人对这一切感到害羞。

“这里象一个地下王国。”古德伦开口道，“矿工将它随身带了上来，用铲子铲上来的。奇迹，厄秀拉，这真是奇迹——另一个世界，真是妙极了。这里的人都是食尸鬼，样样东西都象幽灵一般，全是现实世界的可怕的复制品。不管是复制品还是食尸鬼，统统是那样污秽，那样肮脏。这里简直象在发疯，厄秀拉。”

姐妹俩沿着一条黑色的小道穿过一片乌黑的田野。左边有一大片景物，一条峡谷里煤矿林立，两面的山坡上种着玉米，长着树林，远远近近都染成了黑色，仿佛被罩上了一层乌纱。坚实的烟囱或吐白烟或喷黑雾，在浑浊的空气中施展魔术。不远处是一排排长条住房，接近隆起的山坡，一行行顺



着山顶排得笔笔直直。这些住房不很结实，都是用红砖砌成，不过被染黑了，连石板瓦顶也是黑色的。姐妹俩行走的这条小道墨黑墨黑，是矿工们日来夜往的双脚踏出来的。小道两边拦着铁栏杆，与田野分隔；通主街的越栏阶梯被往来矿工的厚绒布裤蹭得锃亮。现在，两个姑娘正在一排排住宅之间穿行，这里的房舍更加可怜。女人们系着粗布围裙，交叉双臂，站在自己这排房子的尽头闲聊，用当地人那种持久不倦的目光注视着布兰文姐妹的背影，而孩童们在相互诅咒，大声叫骂。

古德伦迷迷糊糊地继续走着。如果这些就是生活在整个世界的人类，如果这就是人类生活，那么她自己的世界又是什么呢？在此之外吗？她意识到自己脚上那双草绿色袜子，头上那顶大大的草绿色丝绒帽和身上那件柔软的长大衣，颜色湛蓝湛蓝的。她感到自己仿佛步入空中，摇晃不稳，心脏紧缩，似乎随时都可能坠落地面。她感到非常害怕。

她紧紧挽住厄秀拉，后者由于司空见惯，对这个昏天黑地、自成体系的世界所表示出来的敌视态度和亵渎行为，早已习以为常了。

可是这段时间，古德伦却备受煎熬。她在心中大声疾呼：“我要回去，我要离开这里，我不想了解这里，不想了解有这个地方。”然而她必须往前走。

厄秀拉觉察到了她的痛苦。

“你讨厌这个地方，是吗？”她问。

“它让我感到迷惑不解。”古德伦结结巴巴地回答。

“反正你也住不久。”厄秀拉说。

古德伦继续走着，不时地借这句话来自慰。